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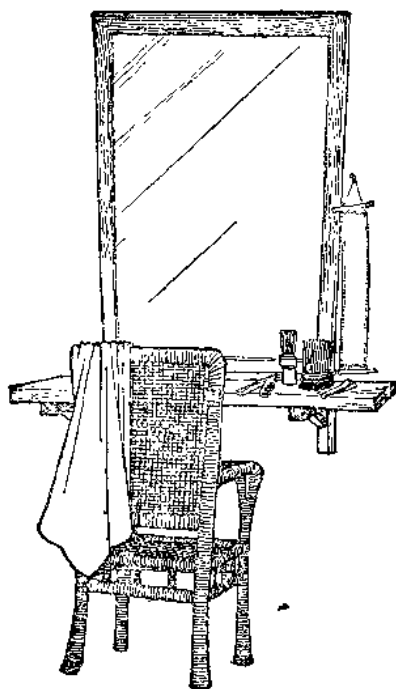
羊村理发店

Yangcun Lifadian

羊村理发店

揭 祥 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羊村理发店

揭祥麟 著

夏弔玉繪圖·裝幀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76 (初中、高小)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 3/4 字数46,000

1964年2月第1版 196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65,000

统一书号：R13324·2975

定价：(6) 0.22元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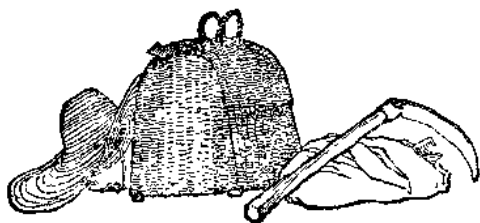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反映农村青少年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

集中共有五个短篇，都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。《羊村理发店》一文，是写女理发艺徒王德英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故事。王德英的师傅老姜，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意义认识不足，安于现状，王德英到店里以后，积极钻研技术，提高服务质量，深入到社员家庭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师傅，终于使这个理发店起了崭新的变化。

其他四篇，也都反映了农村青少年热爱集体，敢于向落后思想作斗争的优秀品质。

目 录

万家福晒草·····	1
牛車少年·····	14
扫帚风波·····	28
水库一天·····	47
羊村理发店·····	63





万家福晒草

阴历七月的早晨，是很迷人的。天空一碧如洗，四周小山留着一些薄雾，好象白色的纱帐。地面上的草叶上，满是晶莹的露珠，空气里散发着稻谷成熟的气息，叫人想到香甜的米饭——这又是个好晴天！

一对光脚乱踩着露珠，万家福匆匆往田里走去。他矮矮胖胖，象个冬瓜，脑袋却象西瓜一般浑圆。歪扣着一顶窄边小草帽，挺胸凸肚，肚皮上拴一块旧油布做的短围裙，手里捏一把镰刀。他是去割谷子的。然而走到半坡，他楞住了。

“这些人必是半夜就起来干了，”他暗暗地说，“割了那么大一片了。”

三张撻斗分开在大田下面的小田里收获，撻谷声“膨咚膨咚”地好不热闹。一轮红太阳从山后探出笑脸，瞧着已经割去稻子的大田，浑浊的泥水上，竖着一束束的稻草把子，

远望起来，好象一盘走乱了的跳棋子。万家福懊悔睡过了头，没有赶上和他们一起下田。思量一阵，他忽然说出声来：“你们不要我割谷子，就把我摔脱了么？我今天偏要割！”

他想起昨晚队长聚集大伙排工，谁割谷，谁镪谷，谁捡豆子，谁收高粱……都派定了，独独派他晒谷草。他立刻嚷起来：“我不干那种打杂活儿，我去割谷子！”队长方志林认为他人小，割谷太累，和成年人在一起收割，配不上手，并且说：“虽是打杂活儿，你可别看轻了，一个劳动日该晒多少草，是定了数的。今年我们决不让谷草烂掉一把，那是牛粮，你晓得不？”但是万家福不依，说：“我都五十了，还小！”社员们听他把自己年岁的数字倒转了说，都觉得好笑，队长老方认定他胡闹，决然说：“不管他，看他服不服从分配！”

万家福不服从这个分配，今天坚持要去割谷子。大田里摆着的草把等他拖起来晒干，他却不管，沿着田埂绕过去，走到社员们正在收割的小田。这里已经割了半块，稻穗儿沉甸甸地垂着，挤挤密密，谷粒儿黄灿灿的，真是熟透了。他并不和谁说什么，拔出镰刀，弯腰就割。“喳喳喳喳”割了一把，顺手一抽，稻穗儿乱碰，谷粒纷纷落下来。他还不在乎，又揪住一把，“喳喳”地割，谷粒“簌簌”地落。

旁边割谷的社员喝道：“嗨！你野鸡窜林啦！谁要你割呵？”

万家福顶嘴：“这谷子是你的？我就割不得？”

那社员直叫老方。队长停住撻谷，走过来看了，心痛落在田里的谷粒，又气恼这孩子不听分配，便瞪着他说：“你硬要充能干？瞧你割的，天一半地一半，抛撒多少！我们一年忙到头，就指望这时候细收细打，多攒两颗回去，谁要你来乱搞！”

万家福耳朵红了，心想顶撞，却又自知理短。走开吧，觉得丢面子；再割吧，又怕掉落谷粒，他进退两难了。老方见他象向日葵一样勾着头，样子十分尴尬，也就软了口气，叫他还是依从指挥，去晒谷草。万家福只好收起镰刀，没精打彩地走了。



老方一边干活，一边用眼角挂住他，见他在上边大田里拖谷草，虽然慢吞吞的，到底开始了，也就放了心。小休息的时候，队长衔起短烟管，跨上田埂，伸长脖子张望。怎么，上边大田人影子也不见？他自语道：“这万家福，实在不象话，心头没有半点劳动纪律。”说着，提脚往大田走去。田埂上，象哨兵似的立着三五个稻草把子，这便是万家福干了小半天的成绩。老方想说：“这娃儿真是个野牛性，教不转。”话冒到舌头上，又赶忙咽下，却发现万家福正撅起满是泥浆的屁股，两手着地，在田角落掏摸。队长估量他必是和鱼捉迷藏，不由叹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究竟还是娃儿，我象他这样大的时候，不也是上坡就掏雀窝，下田就摸鱼？……”他装着威严的口气，叫道：“那娃儿！正事不做做空事呀！”

那“娃儿”立起身来了，举起一个拳头，指缝中夹住长甩甩的一条黄鳝。那家伙足有镰刀柄粗细，象蛇一般扭曲，却挣不脱万家福的手掌。他胖胖的圆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说：“由你滑，也别想逃过我的手掌！”他抬头叫队长，“老方，看这个坏东西！把田埂打穿这么大个洞。”

老方着了忙，说：“快把洞塞住嘛！”这块大田，要用来囤水过冬的，“板田犁得早，赛过下青草”。他打算明天就牵牛来犁翻，若是漏干了水，那还了得！他沿着田埂，直往黄鳝洞奔去。

万家福用稻草将黄鳝串起，“啪”地扔上田坡，捡个泥块

压住稻草，让那家伙在太阳下扭曲。做完这番惩罚工作，他才动手干活。手一拉起草把，面孔就遮上一朵阴云，笑容消失了。

老方摸到黄鳝洞已经被万家福堵塞好了，心头欢喜，就好意指点他：“趁凉快，赶紧拖，务必把这块田的草拉上田埂，今天才晒得干。”说罢，转身走开了。

万家福望着他的背影，大声发牢骚：“铺排人哪个不会？这一大坝谷草，一个人晒，又不是罚苦工！”

老方已经走到下边田里，听见这话，也大声说：“那么由你喜欢拖多少，就拖多少嘛！这娃儿，才做好点活儿，就叫苦连天了！”后一句话他是向割谷的社员们说的。

万家福听了后一句话，简直想骂起来。他感觉队长不看重自己，还当众奚落。本来他就厌烦拖谷草，现在越发没劲了。为了表示反抗，待到把草在田埂上排起一小队，他居然浇水洗掉腿上的稀泥，上坎回去了。

“你说的喜欢拖多少嘛，我就拖这么多，”他这样想，以为走得满有理由。

摊谷的“嘭嘭”声，再不能吸引他，当顶的太阳，烤得他受不了，蝉子拉长声音一阵一阵叫，叫得他越发困倦。不错，万家福要回院子去休息了。

院坝上，摊晒着刚收回来的新谷，高矮两个姑娘——玉珍和玉秀，正在走来走去“踢埂子”。万家福不禁鼻子眼睛

都是气。心里想，玉珍做这工作倒还罢了，这个矮矮的玉秀，在小学里一班毕业出来，一样的年龄，凭什么老方特别看得起她，派她晒谷子？——须知晒谷子也是正宗活儿呵！万家福跨过坝子边的木耙，发现阶沿边的石头上摆着一盘象棋。他顺口说：“你们好自在，还下棋哩。”

玉秀立刻顶过来：“我们下棋的，怎么样？总没有耽搁活路！”

“你狠！你们晒的是人吃的，我晒的不过是牛吃的！”

“谁晒得又多又干，才算狠。”玉秀自豪地说。“我们两个人，负责晒干田里撙回来的谷子，要是你，谷子堆多了，踢都踢不开！”

万家福瞧瞧金屑般的谷粒在玉秀的光脚背上翻滚，那脚象“犁”似的，把一坝谷子“犁”出一道一道的小沟。他哼一声道：“哎呀！好了不起的本事呀！”

玉秀高声说：“那么你又晒了多少草呢？你说嘛！”

万家福没了词儿，埋下脑壳，只顾朝厅房里走。厅房里高敞凉快，他往一条大凳上一躺，打算睡一觉。

但万家福终归是万家福，向来干什么只有向前，从来不肯让人看扁了的。玉秀刚才的话，老是在他耳边响，象一只土蜂钻墙眼似地钻他的耳朵。他左边侧过去——“我们负责晒干谷子，”右边侧过来——“你又晒了多少草？”他紧闭眼睛，忽然面前现出一张中年汉子的大脸，对他说：“这块田

的草务必要拉上田埂，今天才晒得干。”万家福被自己的好胜心折磨得很不安。

外面玉秀在唤：“万家福，出来下盘棋。”

下棋，他是十二分喜欢的，过去赢过不少人，但从来不曾和女孩子下过。他认为女孩子小气，输不起。然而今天有点例外，一则看到棋盘心痒，想显一手；二则想在棋盘上赛过那位矮姑娘，看她说嘴！于是，他走出厅房去。

玉珍回家弄饭去了，院坝里只剩玉秀一个人，她坐在阶沿边的蔭凉下，摆着棋子说：“来吧来吧。”

万家福暗笑她自不量力，说：“我们不兴悔。”

“要得，不悔！”

这一激，万家福周身发热。他坐到矮姑娘对面，决心赢她一个老王推磨。不知是心慌呢还是粗心，连下两盘，他竟连输两局。万家福满头冒汗，沉不住气了，第三盘刚刚摆起，便嘩啦啦上一杆当头炮。忽然，棋盘上出现一条大黄鳢，把玉秀吓得尖声大叫。万家福一瞧，队长方志林站在旁边，红铜色的脸颊和颈项上全是汗珠。

“黄鳢丢在坡上，也不要啦？”队长笑呵呵地说。

那粘呼呼的长家伙扭动着，早把一盘棋搅乱了。万家福输了棋，而且是输在这个矮姑娘手上，正没好气，“啪嗒”一声，把黄鳢扔到坝子边。老方却不恼，看他重新摆好棋子，又架当头炮。双方走了几步，老方伸出手说：“我帮你走。”

拿起万家福的車，擺到玉秀的馬蹄下。万家福象火里撿豆那樣飞快地抓回來，玉秀便叫道：“不悔呀！放下來！”

“他亂走，不作數，”万家福捏住車。

“不行，你說過不悔！”

“你不會下，就別來動手動腳嘛。”万家福對老方嚷起來。

“我怎麼不會下，”老方眈眈眼說，“我什麼都會。”

“你學過沒有呵？”万家福相當輕視。

“下棋都要學么？我只當象割谷子那樣，只要拿起鐮刀割脫就行了哩。”

万家福省悟到老方這兩句話都是在說他，一時胖臉蛋發紅。他瞥一眼玉秀，看她聽懂了沒有，那姑娘笑嘻嘻的，彷彿在听有趣的新聞。

老方剛才收了斗，打從田間回來，瞧過万家福晒的谷草，氣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回到院子，却見他居然百無挂慮地在下棋，忍不住逗他一下，見他現出羞愧的神色，便正色問道：“下一盤棋，都要依你鋪排，亂走一步你就不得了。那麼我們排了工，派你晒谷草，你為什麼不依規矩？半天時間，瞧你拖了那幾個草把，別把人笑掉了牙！”

玉秀笑起來，把眼睛盯住万家福的臉。万家福周身不自在，情急了，粗聲說：“我就是不干打雜活兒，隨你怎樣！”

“什麼？你干活要挑肥揀瘦、擇谷選米？現在是收割時

期，田土里的草草梗梗、豆豆角角，该收的得满盘收回来。照你说，我们就光收谷子，那谷草就让它泡在田里烂掉。”老方转脸问，“玉秀，你说他这算哪门子道理！”

“一点儿都没有道理，”玉秀正正经经说。

老方把长满茧疤的大手伸到万家福眼前，扳着指头算给他看。稻草可以铺床，可以盖房，可以造纸，可以打草鞋……一气数出很多可以。在他的口里，稻草被说成会千变万化的宝物。临了，讲到可以喂牛，老方更认为重要极了：“比如你要吃干饭，光吃稀饭就没有气力。谷草是牛的干饭，吃了长膘长肉，今年秋耕，明年春耕，全仗它出大力。要是今冬没有稻草喂它，只怕会象你一样，使出犟脾气来了。”

万家福没话招架，垂下了脑壳，老方笑一笑，吩咐道：“玉秀，你别和他下了，他尽不依规矩乱走棋！”说罢，一径走进院子东头偏房去了。

玉秀果真把棋子收拢到纸盒里，而且说：“我还只当你完成了劳动日的任务哩，等会子评你一个满分。”

万家福听了异常难堪，跳起身来，横眉鼓眼地嚷道：“别以为你了不起！”转身便走。

午饭后，太阳越发火辣，人们都在休息，万家福悄悄溜下大田去。不知怎么，听过老方说的稻草好多用处后，他开始惦念田间的草把了。

泥水发热，走进草把丛中，仿佛到了蒸笼里一样，汗水象打榨一般流。万家福不声不响地将草把往田埂上拖，只想几下子拖完，好回去乘凉。谁知上午误了工夫，现在一口怎能吞下一顿饭？他一时性起，抓起草把狠狠扔去，草把象一只展开翅膀的大鸟，腾空飞一程，落下田。他践踏着泥水赶过去，抓起，又扔，草把又飞起。几飞几落，竟被他扔上了坡。万家福大显身手，一边扔草把，一边“嗨！嗨！”地吆喝，声音响彻了田间。大田中泥水迸溅，草把飞舞，此起彼落，热闹得很。

好容易把草把全部拖到大田周围的干坎上，一行行一队队地站在太阳下，仿佛上操的兵士。万家福站在田边，神气却象打了胜仗的将军，扬起头，望着土坡上绿树荫中的大院子的粉墙，说道：“这下子看你两个再说什么！”想到老方和玉秀看到大田的谷草晒干了的惊奇神情，他不禁露出微笑。他低头瞧瞧自己泥鳅一般的身子，并不回家，却甩脚甩手地走下河沟去。

他先洗衣服后洗澡，泡在水里，通身畅快；如今心头无忧无虑，正好休息。天空涌起了黑云，太阳阴了——阴就阴吧，以免烤得光头发烫；风吹起来，树叶发响——吹就吹吧，正好凉快哩。雨点滴在脸上，下雨了——一下就下吧，在水里还怕淋雨么？哈哈！

远处忽然发起喊声：“雨来啦！收谷子呵！”象是玉秀的

尖嗓子，又象是老方的粗嗓子。仿佛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里，搅乱了万家福的心境。他眼前浮现出许多人在院坝上抢搬谷子的紧张场面。他不安了，想：“怎么办？那谷草晒干又淋湿，不是会烂么？”他跳上岸，手忙脚乱地穿起已经晾干的衣裤，拔步飞奔。

大雨奔过对面山乌岭来啦！田间竹子摆腰，柏树摇晃，稻草把上的须子乱抖，仿佛很惊慌。万家福也慌。这时节，他深恐生产队这些宝贝受损失，恨不得一伸手全部抱上土坡堆成垛。看他跳上田埂，一手抓四个，两手拉八个，草把拖在身后，头朝前一伸一伸地走，活象一头翘尾张翅的孔雀。

他挣扎上土坡，将草把堆拢，刚刚放开手，草把就趁风站起来跑开。万家福慌忙按住，真是“急先锋指挥乱队伍”，草把偏不听话，他搞得满头汗水，总是堆不稳。雨点飞来了，万家福一望田边成行成队的草把，叫声：“糟了！来不及了！”他急得象壁上挂团鱼——四脚没抓拿。

“万家福！”一个中年大汉飞奔下坡来，高声喊着，“别拖了！不消拖上坡去！”

这是队长方志林，他跑上田埂，毫不迟疑，抓起草把，靠着田埂边的土壁，顺手堆成垛子，下大上小，象个“螺蛳”，因为靠着土壁，风无法捣乱，草把十分听话。老方沿着田边，一面走一面堆，手脚非常敏捷。他回头见万家福立着发呆，



噢道：“干吧！怎么象个木公鸡？”万家福这才摹仿他的手法，赶忙堆草。不多时，田埂壁下一溜过去全是“螺蛳”堆子，雨点打上去，顺着骑顶的草把，通通流到田里了。

两人跑回院子，瓢泼大雨就落下来了。两人站在厅房门口的阶沿上，老方笑道：“见者容易做者难，这阵你该晓得，打杂活儿也得拜师傅吧？”

上过这一课，万家福心服口服，动着嘴唇象要说什么，一个大炸雷把他打断了。

两人退进厅房，万家福才说出声来：“请你别生我的气……”

老方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要生你的气，只怕肚皮都气肿了！你时常不听分配，叫你种豆，你偏去犁田，叫你送秧，你硬要